

红玫瑰散文丛书

YE WEI YE WEI YE WEI

野 味

张抗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野 味

张抗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野 味

张抗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张自忠路189号)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8 1/8 插页4 字数130,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8001—10000

ISBN 7-5306-0762-6/I·677

定价: 6.4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收作者散文 33 篇,都是近年的新作。可分为情感篇、北国篇、人物篇、出访篇。张抗抗是著名小说家,但她的散文也别具一格,其作品文思灵动,个性鲜明,既含有动人的激情,又有睿智的哲理,读后回味无穷。

目 录

也谈散文（代序）	1
只有香如故	7
下三叠泉	15
慢亭山房梦游	18
武夷换骨	27
夜航船	39
生命与痛苦	47
欲哭无泪	52
故乡在远方	65
牡丹的拒绝	70
可怜松	75
野味	85
北方的仙人掌	89
乘槎河上下	99
吐出黄金	108

嘎仙洞探奇	112
热石头	116
大江逆行	123
海水，退去了	135
林深处	151
陀螺	157
东阳三日	169
无须“自白”，终是“自白”	176
有意无艺	182
为谁风露立中宵	187
没有围墙	192
来自旋风、宇宙和时代	200
贝纳城的女市长	208
巴黎意象	213
西方人情	219
卡尔加里路	225
在问号中知法国	235
墙消失	247

也谈散文（代序）

我热爱散文。爱读，也爱写。因为它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最为自然和真实，而且往往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随手拈来，信笔挥去，似对一个知心的挚友娓娓倾诉剖析自己的灵魂，无须杜撰，无须矫饰，只有缕缕愁绪、阵阵欢悦，从心里自由自在地流淌出来。

我学创作，可以说是自散文起步的。最初是在农场断断续续地记生活笔记，只给自己看，随意性很强。又有那么多春夏秋冬草地原野的奇景使我惊讶、感动，文中便处处充满“小资调”的抒情痕迹。有一年冬天我在小兴安岭住帐篷，给自己的日记起了个总题目叫作：“林中事记”，几天写一个小题，几百字。过些日子便辑一集寄给杭州的妈妈。那是很“原始状态”的散文，写得无拘无束。记山下的暖水泉、林中“居民”的脚印、雪地里的白桦树、林场上的装车工人的号子声，还有古树上鲜绿的冬青枝、酣睡的鞑子香。

……沉醉于那样的散文天地里，实在是孤独沉寂的冰雪世界中的一大享受。那种心在纸笔间舒展荡漾的快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从此一写散文，总觉是一种享受。

后来便想到了投稿。按当时的理论去编小说，写出来不是无“冲突”就是无“转变”，一篇篇终以失败告终。灰心之余，索性弃难从易，去写散文。果然不久便有《大森林的主人》刊于《文汇报》，居然还颇得好评，说文字生动清新、无“八股”气。本想绕道走，没想到歪打正着，另辟蹊径。其实，并非散文好写，而说明它确是最少束缚的一种文体。我受了鼓励，便正式写起散文来，这是我写散文的第一阶段。1977年我进了黑龙江一所艺术学校学戏剧创作。那两年正是各种新思想活跃的时期，我只觉得视线——头脑——世界都在一日日膨胀开阔。两年时间，毕业创作的戏只得个四分，学业平平，散文却是大丰收。那年有一篇《兴凯湖听涛》在《北方文学》发表，文中不仅未歌颂兴凯湖之壮阔，反而从湖水澎湃的涛声中听出民族悲怆的呼唤和叹息，为湖心的国境线之耻慷慨陈词。写出后存几分不安。如从散文史角度评判，似应以对事、物的褒扬溢美为主，而我竟自行其事，写了一篇批评事、物的散文。但我去兴凯湖，面对那海一般

深沉凝重的呼吸，触景生情，触景所思的，恰恰是大湖为何被老沙皇割去四分之三的沉痛感叹。1979年是中华民族跃跃腾飞的年代，我的感情围绕这个轴心旋转起伏，那忧愤和自强的意识正是我与大湖的铮铮对话。我十分珍惜这真实情感，像被阳光蒸发的水分又还原为雨降在大地——散文便是这样的水，这样的一个我。

那年秋去镜泊湖，湖山虽美，归来却淡忘。而那片鲜为人知的地下森林，却强烈地震撼了我。我想到自己坎坷不平的道路，想到许多朋友多年来在没有“阳光”的地下顽强奋斗的精神，发现这地下森林正是一种性格化了的自然奇观，向人们发出庄严的启迪。我写了《地下森林断想》，怀着我心里对它的品格深深的敬仰、对自己往昔的艰辛反复的咀嚼，率真而坦荡地写出我的憎和爱。文章一气呵成，并不作太多的修改，我真怕刻意的雕琢会破坏了它那种与天地山林融洽无间的情致。

这可以算是我写散文的第二阶段。我已经有意识地注意到，除了真实和自然之外，散文还须有一个不散的“魂”、一个坚固的“核”，才能使文中的琐碎与闲趣，产生一种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上升到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艺术境界和智慧境界。才能在“事”上得“情”、“实”中

求“虚”、“景”外取“意”。《地下森林断想》并不用许多笔墨去描写自然景色，更多的是联想、遐想、回想……以地下森林同作者的“交流”去拨醒读者的心扉思弦。散文确是要散，要淡；要多变要放松；一篇散文就是一个小散、一个散文集是一个大散。但如果没有那个魂那个核，便是一盘散沙，粗浅无味了。

1980年以后，我便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散文“观”和散文个性去写散文了。我相信散文虽“散”而无形，仍可走出自己的路子。我开始固执地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闻所见所得，溶汇到我散文的哲理中去。我以参观绍兴禹陵的感受，写了《禹陵行》——从几千年传说中被神化和帝化了的大禹塑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反省；以我童年的经历写了《橄榄》——橄榄是会由苦变甜的；以锦州湾一条海中之路为象征，写了《海水，退去了》——我一位自学成才的青年朋友自制轻型自升机的抱负；访问巴黎归来，写了《埃菲尔铁塔沉思》——当年被保守的巴黎斥为怪物的铁塔，如今却成了巴黎的象征。我以为散文固然应文笔优美、语言精良，固然应情文并茂、意趣齐佳，但散文真正的大忌，是平庸。平庸的散文虽美却如橱窗的模特一般无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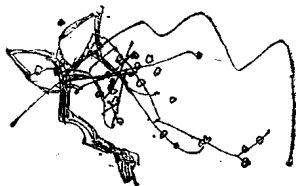
我一次去昆明石林、一次去珠海特区、一次去普陀、一次去巴黎罗浮宫，归来后均片言只字未成。只因为当时当地的心境，与外界并未达成“光合作用”，景、物、事没有特别触动我的心思，便作罢。我给自己立过规矩：不抱作文章的目的去任何地方。有灵感则有文，无感受则无文。不记旅游流水帐，不写艳词丽句的赞美诗，不无病呻吟、矫揉造作。而必须情有所动、心有所得，才动笔。

所以我特别重视在生活中对景观、事物、人行的揣摩，以及由此获得的艺术感觉。我往往忽略具体的观察，着意于心灵自然筛留下来的印象和顿悟。一次去庐山三叠泉，山林苍翠、瀑布飞虹，令人十分陶醉。回家后却竟然描写不出三叠泉的美景，脑中充满往深涧峡谷一直走下去的悬念，对于人生之路别有一番认识，便写了一篇与众不同的千字文：《下三叠泉》。

散文本应是千姿百态的，如天女散花，满天绚丽。散文不应有任何格律和规范，有一篇新散文就可有一种新写法。但不知自何时起，散文似也有了一种借物喻理的公式，使散文天地大大狭窄。其实，我是主张喻理的，古典文学中许多优秀的散文，很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说理。单纯抒情的散文往往太轻太柔太精致，易成雕虫小技，

缺乏力量的美。但那“理”必须是真知灼见，贴切自然、标新立异、别具一格的。不怕有“理”，只怕“常理”，如果说，“情”是散文的果汁，那么“理”，就应该是散文的核。无汁无核均无果实。而那核里，又包含了一个何等强大、神奇叵测的未来世界。

我还要继续写散文，还会有变化。究竟怎样变，我现在还不知道。只能循着真实和自然的轨迹，去寻生活馈赠我的那一个个各不相同的核。



只有香如故

那一场大雪，下到天明。窗外的山尖被蒙蒙雾气缭绕，可望见山坡上被一团团厚雪压弯的竹子。

“可好些了么？”他站在窗外小心地问。厚厚镜片的反光，投在我的床边。他今天来得特别早。是因为下雪了么？多滑的雪地，从城里骑十几里路到这儿……

我蹙着眉，勉强笑了笑。病仍不见好，为着清静，特地住在灵隐上天竺的舅舅家里。然而江南冬天的阴冷潮湿却总使我觉着不习惯。他是我一个老同学，好几年不见了，还是一副书呆子样，听说插队返城后，在一个中学当教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知我在这里，便常来探病，带些

外头借不着的书来替我解闷，谈些如今外头讲实际的人们都不关心的话题。

我猜 he 今天是来邀我去爬山赏雪。正烦闷、无聊，何况医生也劝我多活动，没有什么理由推托。

屋后是一座小山，整齐的石级落满了雪，洁白的雪梯上打上了我们的脚印。矮矮的茶篷像一团团巨大的雪球花，竹林在微风中沉重地颤动，不时听见融化的雪水落在溪涧里的滴嗒声……

忽然，我闻到了一股奇异的幽香，悄悄钻进我心里。

“腊梅！”他欣喜地抬起头来。那瞬间里，同我的目光相遇了。我吃了一惊，那目光里有那么多的热情。

“我们来找一找，肯定有一株腊梅，野腊梅。”他自信地推推黛色的眼镜架，搓着手，顺山坡快步跳上去，忽然变得像个孩子。

那淡淡的梅香，在山里轻轻地飘荡，忽隐忽现，叫人捉摸不定。我跟着他的脚印走，追着那幽灵似的气息……

我们终于在一个山坳里找到了它——夹在几株落了叶的灌木丛里，一树金灿灿的梅花，毫无顾忌、尽心尽意地大放其香。谁也不会想到，它躲在这么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发着呆。突然伸出手臂，去攀那繁茂的花枝。花枝挺高，他够不着，便蹬着旁边一株老树，爬过去。“卡嚓”一声，已折了一枝下来。全是金豆儿似的腊梅花蕾。生气勃勃地喷来一股浓重的馥郁。他把它郑重地递给我。

“我喜欢梅。陆游诗说：‘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我敬重它的傲骨，开在雪里……”

我的心，也是喜欢梅的。它开花时，无须绿叶的保护扶持，悠然独处……

“你知道超山的十里梅海么？过些天，春梅就开了，我们一起去观春梅，可好呢？”他充满希望地问我。

“我……的病……”我吞吞吐吐地答道。自己知道不是为这。

“到春天，你的病一定好。去了超山，你的病就全好了。我喜欢野花，野梅，筋骨好，风里雨里，总露着蔑视一切的笑容……何况，你的病，根本算不了什么……读过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吗？那种在盆景里的梅，虽然开得娇艳，却全是变了形的……”他低下头去，捡着地上金色的花瓣，轻轻说：“……你以为人不会扭曲吗？心的变形，更可怕……而你，为着找自己的路，受点伤，值得；开在野地里的花，折了也是健康的……”

我用那枝花，遮住了自己的眼睛。眼前是一片模糊的金色，花香扑到我心里，心被淹没了。我知他的花，是为我采的；也知这席话，如梅香一般，是从花芯里吐出来的……

以后许多日，那枝腊梅就插在我床边的一只瓦钵里。整夜整夜，清香绕枕，清早一睁眼，见许多金色的花瓣，落在钵里的水面上，浮荡着，将那净水也染出一股香味。我舍不得拂去那花瓣，也舍不得扔了那干枝，一冬天，便是这枝梅花伴着我，用那看不见的友情，治我的伤……

过了元宵，太阳暖了起来。腊梅早谢了，山里是一片无花的寂寞。天一连晴了几日，便听从塘栖回来的人说，超山的春梅，开得正旺。倘若下场雨，那花就七零八落了。

“可好些了么？”他站在窗外，微笑着问。

我猜他来邀我去超山赏梅。难得的好天气，又是去年冬天就答应了的。何况，我愿同他聊天，谈文学、美术、哲学、历史……他是无所不晓的，可作我的师长。同他在一起常有学生在老师面前的感觉，或者仍是当年拘谨得有点儿封建的同桌。唯此。但是，近前的人中，也唯有同他谈话还有收益……

车未到超山，便望见前方山脚下滚动着粉

的、白的彩云，扑来阵阵香气。钻过千树万树梅树，穿过千团万团霞朵，见大明堂外的草坪上一株宋梅，经八百多年风霜雨雪，虽已虬干枝曲，鳞台似甲，仍苍劲有力，花枝烂漫，还是六瓣名种。另一株唐梅，植于大明堂内的石坛中，据说当年是从塘栖移来，故名“唐梅”。出大明堂不远，有一座翘角飞檐、红漆雕梁的楼阁，名为“浮香阁”。登浮香阁观梅，只见眼前一片红云翻腾，真有“十里梅花压超山”之势。从浮香阁拾级登山，是弯弯曲曲的石阶，不长不短的九级，便换一个方向，使上山的路成为缓缓的之字形，叫做“十八个香蕉弯”。路边是厚叶的枇杷树，细碎小叶儿的杨梅树，纤弱的瘦竹……绿森森、青葱葱，给这无叶的梅海添了色彩。

我们坐在山腰上的一片梅林下小憩。四周一株株盛开的梅树，头顶满天霞光似的粉花。四周是那么宁静，静得可以听见花的呼吸，拂着我的面颊。微风穿过梅林，吹落片片花瓣，安静无声地飘坠，落在我的衣襟上。四周全是梅，似一片香的海、雪的海，望不到边。风是香的，天空是香的，褐红色的泥土也是香香的……他倚在树干上，正全身心地陶醉在这春意里，我呆呆望着那花瓣轻轻飘飞，却分明感到它的愁烦……

“你知道，陆游咏梅：‘已是黄昏独自愁，更